

# 作品

## 南响堂读碑小记

■绿茶

暑假带儿子回姥姥家,位于邯郸峰峰矿区,借着省亲之际,走访几处周边古迹。峰峰矿区有南、北响堂山石窟,此前曾访北响堂山石窟,今次则访南响堂山石窟。

南响堂寺门口,立有一人多高石碑,字迹清晰,一眼看到“万曆十五年”,遂来了兴致试读碑石。

### 《响堂寺》

飞阁临流俯仰梯,开皇岁月古招提。  
崖崩松径风长扫,涧户云窝鹤旧栖。  
响石铿锵金鼓切,光天灿灿斗杓低。  
幽人练药如相访,神鹿山头一望西。  
皇明万历十五年丁亥秋八月之吉

赐进士第文林郎彰德府推官川西张应登王车父撰

碑文作者张应登,四川内江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授彰德府推官,掌理刑名、司务。此诗作于万历十五年仲秋,张应登因公到辖县武安办事途中。明代彰德府隶属河南承宣布政使司,治所位于安阳,下辖磁州、安阳、临漳、汤阴、林县、涉县(属磁州)、武安(属磁州)一州六县。南、北响堂山时为磁州管辖地界。

对于像张应登这样的七品推官来说,朝廷的事离他实在过于遥远,尽管他也关心朝廷政要,但他的仕途生涯中,一次因公旅行,一段和韵赠诗,远比朝廷大事来得重要。

此行张应登写有一篇游记和五则七律诗。其中,《响堂寺》一诗刻石立碑于南响堂,游记《游溢水鼓山记》则立碑于北响堂。《响堂寺》碑上多处有大片乌黑,疑似墨痕,懂拓技艺的朋友指出,碑面污损如此严重或是拓碑过程中失误所致。

细读《游溢水鼓山记》,我把张应登“溢水鼓山”之行梳理了一份攻略:

D1:万历十五年(1587年)八月十一日。从彰德府治所安阳出发,渡过漳河,抵达北岸曹操讲武城时,太阳已经下山,就着月色走了二十

里,当晚夜宿磁州州府。

D2:早起处理完磁州公务,在刘知州(名光先,北直隶人)陪同下,去黑龙洞一游,继而先后游竹林寺、雍熙寺、玄帝观等,俱多佳景。最后到响堂寺,当晚宿彭城古庙。

D3:在彭城小逛,中午前赶到鼓山常乐寺,游玩鼓山(北响堂山),夜宿常乐寺。

D4:天未亮,赶往武安办公事。

公务在身,张应登的“溢水鼓山两日行”有点匆忙,“夫由东之响堂,以至于官之响堂,历鼓之半。余行两响堂相距之地,恍然如蜀中境。以蜀人而见蜀境,于情何如?故记之。”文中“东之响堂”乃今之南响堂山,“官之响堂”即现在的北响堂山。

南响堂山原名溢山,北响堂山原名鼓山。北朝时期,北齐皇帝高洋下令在山上建南北两座寺院并开凿石窟,初名为溢山石窟和鼓山石窟寺。明代以后统称为响堂山石窟。南北响堂山现存石窟16座,摩崖造像450余龛,大小造像5000余尊,还有大量刻经、题记等。

在“东之响堂”,张应登看到:“是寺也,飞阁临流,凿石成洞,而施以三檐。洞中诸石,击之如锣鼓声,隋天统元年创之者,有碑,很不全篇,誓然一过。”而文中提及,从黑龙洞至响堂寺途中,乃过竹林寺、雍熙寺、玄帝观等,此三处佳景今已不存。

而“官之响堂”,他的体验更佳,每逛一洞小酌一杯:“诣殿饮食,著履登高,诸僧策管而导。半山不可舆骑,则步而息,憩而步,如是者数四,而后至其洞。洞凿石而深入,四壁为小佛子,中座为大佛子,依石雕琢,工致精妙。门楣花草之刻,尤非近世物。有锣鼓石,应击,亦曰响堂,即高欢所为避暑宫也。洞凡三,三酌之,言其山顶之宫制与此同,而深阔如帝王殿。就石为门,樵夫人之即自闭,多不得出。土人惧焉,碎其一扇,旁即高欢葬所。”

张应登的老朋友宋谦议(宋之韩,字元卿,号敬斋)是武安本地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进士,曾任谏官、刑部给事等,因弹劾万历皇帝的大伴、太监冯保被解职返乡。

那日,宋之韩因有事不能陪同老友游鼓山,特派人送来一首七律助兴。张应登依韵回了《游高欢避暑宫和宋谦议敬斋见怀之韵二首》。

### 其一

老吏原称山水仙,扶藜西鼓涉其颠。  
既归高洞尘氛远,况复中秋皓月圆。  
王气消磨犹耐赏,残碑剥落不堪传。  
深知宋玉悲无限,花下迟余未肯眠。

### 其二

深宫避暑晚烟笼,直上层峦望碧空。  
径仄藤萝堪作引,兴狂虎豹敢争锋。  
传闻绝巘来双凤,渐恨高斋驾六龙。  
登眺未终怀谏议,飞飞衣袖五长风。

此外,张应登还写有《登昆山明月阁观泉二首》,描写他在黑龙洞观泉感受。

### 其一

帝遣巨灵凿此山,源泉百道出其间。  
黑龙洞里珠千颗,白浪滩头玉一湾。  
天色倒垂人在上,镜光平照影常环。  
徘徊闲上观元化,自古如斯不去还。

### 其二

昆山自是藏良玉,举世无如化作泉。  
裂石喷来元混混,入河流去岂涓涓。  
食蘋昔日看神鹿,打鼓长年发客船。  
最是澄河冬不冻,但看明月夜如圆。

张应登后来曾任湖北乡试主考、后补山东副宪等低阶小吏,又以治边才调陇右,然终因不谙权术,被同僚忌恨,遂辞官归里。不知在蜀乡故里,张应登是否会偶尔想起“恍若蜀境”的溢水鼓山之行程?

## 致每一棵麦子

■韩浩月

最近,我的新书《燃烧的麦田》出版。把“麦田”与“燃烧”联系起来,起初是因为李沧东导演的一部电影《燃烧》,随后又牵扯出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村上春树的《烧仓房》。电影和小说都没有涉及麦田的描述,但偏偏触动了我的神经元,让我想起少年时目睹的一个场面——麦田燃起了熊熊大火,目睹过后一片灰烬,黑色的灰烬与救火后留下的水汪彼此分割又互相纠缠在一起,制造出一种奇异的场景,让人觉得不解又震撼。

人的念头一旦产生,就会蔓延不止,这个时候堵不如疏,越想禁止一个念头,它就会像生长在脑海里的海带,不停地扩张领地,如果干脆沉浸其中,在海市蜃楼中仔细地观察每一个细节,或许它还会很快消失。想遏止自己不去想“燃烧的麦田”,但很遗憾,时隔二三十年之后,那片火越烧越广,当年那片不过几亩燃烧的麦田,现在恐怕已经几千亩万亩了。

大海和天空是无法切割的,它们永远是一个整体。但麦田不是,再庞大的麦田,也会被小道、树林、田垄、沟渠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麦浪连绵起来会在视觉上让人忽略那些分割点,但理性会告诉你,麦田仍然属于小区域耕种的单子叶植物,人会在大海面前和天空下感到渺小,但很少会在麦田里感到渺小……

在城市长大的人,大脑里会对“燃烧的麦田”没有什么概念。对他们而言,这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场景。即便在乡村,除非有人无意扔了烟头或者故意纵火,否则麦田也不会烧起来。所以,麦田燃烧是个极偶然的事件,但对我而言,这一场景非常重要,它

掺杂了一种残忍且壮观的美学元素,它对人的想象力层面形成一种恐吓,同时目睹者内心不免又会产生一点放弃的痛苦感,一次麦田燃烧事件,会成为村庄肌体上的烧伤,就像人文身之后很难再完美去除一样,一场麦田大火也会长久地停留在村庄记忆里,麦田之火虽然不会被写进村史,却会成为无数村民的“记忆纹身”。

尚未成熟或者刚刚成熟的麦子有一种吃法,就是堆起一小堆野火把麦穗放在上面烧烤,接近烤熟时把麦粒搓在手里,然后放进口中,接下来就是满口腔的麦子体香,有时候把握不好火候,麦穗烤糊了,握在手里吃也不是丢也不是,那一刻的尴尬境地非常微妙,它牵扯出人与土地、人与粮食之间种种细密的联系,人与麦子的关系,就如同发生了冲突的亲人一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燃烧的麦田便是一个人生命内部裂变的图腾,它意味着死亡与新生、驻守与远离、认命与挣扎等种种矛盾体的碰撞。目睹麦田燃烧的人,在内心的激荡之后,往往又会陷入长久的平静,那是一份属于黄昏的平静,也是一份如涅槃之后般的永恒感受。

在有关故乡的消息当中,麦田失火的信息通过手机传递进我耳朵里时,我长久地怔住了,你相信吗?有一种燃烧是可以顺着细细的长线把天空中的风箏化为灰烬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自此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每每写到他乡与故乡,总是身不由己地想到“燃烧的麦田”这一景象,身体会燥热,会面颊红耳赤,亦会因为无法觉察的清冷而起身去寻找外套,亦会在披上外套躺在沙发上失神的瞬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在完整地体验完这一轮情绪波动后,我也拥有了那份平静。

## 一碗姜汤

■刘琪瑞

前些日子,老家的小弟送来一袋刚出土的生姜,让我尝尝新鲜,有紫芽姜有黄姜有老姜,带着绿茎秆,带着馨香气,看着都诱人。小弟说:“子姜可以趁鲜吃,炒着吃,酱着吃,风脆脆、清甜甜,的佐酒下饭蛮有味道。老姜可用半湿的黄沙存起来,随用随取,既当佐料,又能用它调养身体。小时候,每到冬天,咱妈常为我们熬糖姜汤,给我们暖身子,你还记得吗?”小弟一番话勾起了我对姜的美好回忆。

姜在我的老家是极为普通的蔬菜。菜园里常种上几垄。最早采收的是子姜,又叫仔姜、紫姜、鲜姜,嫩黄嫩黄的,带着簇簇淡红的姜芽。子姜是在第一场霜降后开始采收,经了霜露的濡染,鲜润中散发出缕缕清香。加盐加糖加甜面酱,腌出来的子姜颜色闪亮,酱香浓郁,吃起来微辛回甜,脆嫩爽口。难怪宋代理学家刘子翥在《园蔬十咏·子姜》一诗中赞曰:“新芽肌理脆,映日净如空。恰似匀妆指,柔尖带浅红。”

姜的采收较晚,深秋至初冬,菜园里的茎秆枯黄时才开始收姜。老姜的茎块肥大,一疙瘩一疙瘩的,现出一层赭黄色,其辛香之味愈加浓郁。此外,还有要到第二年第三年才采收的姜母,皮厚色重,纤维多,味道比老姜更辛辣。无怪乎有句老话说,姜还是老的辣。老姜、姜母不仅是优质的佐料,祛湿除寒、提香增味效果更佳,姜还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材,鲜用干用皆可。其性味辛、温,归肺、胃、脾经,具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温肺止咳、解毒抗炎、镇痛等功效,常用于风寒感冒、脾胃寒症、胃寒呕吐、肺寒咳嗽、解鱼蟹毒等。

民间用姜疗病养生更为普遍。而我的母亲算是食姜用姜高手,不仅用在烹调食物

上,炖、焖、煮、炒、烧、酱、干制、煲汤,样样用得其所,还常以乡间关于用姜的俗语,引出医保健之法。比如夏天天太热,她会说:“老话说得好,‘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夏季常吃姜,益寿保健康。’”来,喝一碗姜米水,排汗透湿解暑毒!”冬天大清早,她给我们熬一碗糖姜汤,催我们喝下去上学,念叨着:“俗话说:‘早上三片姜,赛过喝参汤。’趁热喝碗糖姜汤,驱寒又保暖呢!”村小学校的教室再冷,我们肚子里有了红红糖姜汤垫底儿,浑身都是暖融融的。母亲的俗语、俚语张口即来,什么“四季吃生姜,百病一扫光”“家备小姜,小病不慌”,什么“一斤生姜半斤枣,红颜不老”“女子三日不断藕,男子三日不断姜”,说得头头是道,在她的影响下,我们深谙姜在生活中的妙处。

犹记得一年初冬,我得了风邪,寒冷透骨,体颤如筛,看了医生,吃药打针也不顶事。母亲急中生智,取了老姜母,添加平时舍不得吃的红细糖,熬了姜汤给我喝。然后把半筐洗净的老姜拍碎蒸透,用熟姜严严实实涂满我的身子,再用被子盖起来。这样我热汗淋漓,汗出之后浑身轻松,风邪之病竟不脛而走,我喝了三碗姜米粥,吃了两张煎饼,高高兴兴去上学。

也许是从小对姜留下的美好印象,而今,每到冬天,我喝上一碗姜片汤去晨练,像是添了一件小夹袄,周身熨帖,走路轻快;晚上烧了姜汤泡脚,既能舒筋活血,缓解疲劳,又能助眠安眠。偶遇风寒感冒,一碗热乎乎姜汤落肚,祛风散寒,排毒通窍,浑身轻快了,我享用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姜姜之妙。

回味起来,那种感觉像什么呢?一碗糖姜汤,我品出了母爱的暖融融、舒帖帖……

## 识得琼花这么慢

■王太生

我识琼花,不是在扬州,而是在家乡的一丛姿态柔美的灌木上。

在小城的古运河畔,见到一丛不高的树,树叶上开着漂亮的花。那种花很有特点,淡黄色花蕊,居其中,四周簇簇,玉白色的花头,围成一个图案。就这样,一个图案、一个图案……在清风中摇曳。

碧绿的叶,配玉白的花,这样的花朵,很好看。用手机把它们拍下来,拿到网上去比对,竟然是琼花!我很惊奇,琼花怎么会长在这儿?它应该生长在扬州的花苑里,便不甘,传到微信朋友圈中,几个懂花的人一致认定:是琼花。

此花让人眼睛一亮,它色清澈,错落有致,姿轻盈,翩若浮云。

猜想是地缘相近的缘故,或是现代花木栽培技术的提升,原本高雅富贵的琼花,竟走进民间,生长在路边花圃,或公园里。

留意此间的琼花,常到它生长的地方去转转,细小的花瓣落尽后,那些花蕊,一粒粒若玉珠,又似满天星,依然傲踞在树叶丛里。花开盛时,我曾凑近,用鼻子去嗅,有一股淡淡的香气。站在树下,花叶光影,婆娑迷离。

识琼花,先识其名,后识其花。想起早些年,常到扬州去,也曾经过琼花观,那儿有一个公交站点,来去匆匆,竟不曾进去观瞻,想象琼花观里有琼花,一丛一丛摇曳多姿。

以琼花作底色,古建筑有几分仙气。就这

样,我以为是轻松识得琼花。

其实不然。翻查典籍,琼花观原为供奉主管万物生长的后土女神的后土祠,园子不大,曾屡次修缮,今殿宇已圯,其实古人笔下的琼花,早已香消玉殒,而琼花观内只留有琼花台及“蕃釐观”石匾。

琼花自有风骨。宋代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宋仁宗和宋孝宗先后令人将后土祠的琼花移栽至开封和临安的皇宫禁苑,但均在次年辄枯,不得不将其送还祠中。这本书还说,“其后,宦者陈源,命园丁取幼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则大减矣。”宋淳熙以后,多为聚八仙(八仙花)接木移植。

这样就冒出一个聚八仙。词典上解释,忍冬科落叶或半常绿灌木。4.5月间开花,花大如盘,洁白如玉。叶柔而莹泽,花色微黄而有香。聚伞花序生于枝端,周边八朵为萼片发育成的不孕花,中间为两性小花。

现代植物学上的琼花,通常是指聚八仙,然两者是有区别的。《广陵志》上说:聚八仙花虽类琼花,而琼花之异者,其香如莲花清郁可爱,虽翦折之,此余韵亦不减,此聚八仙之所无也。

宋代郑兴裔《琼花辨》也指出它们的不同:琼花大而瓣厚,色淡黄,叶柔而莹泽,花蕊与花齐平,不结子而香;聚八仙花小而瓣薄,其色微青,叶粗糙有芒,花蕊则低于花,结子而

不香;明代郎瑛《琼花辨》发现,宋画中的琼花多为一头九朵簇拥,不同于聚八仙。可见,古人所提及的琼花,花色微黄,香气馥郁,花开繁茂。

琼花生扬州,就像红药一样,肯定是适合在园子里生长的,一丛丛,聚集而生。琼花落时,枝上结小果,到冬天,它沉寂、安静了。

琼花还生长在哪些地方?或者说扬州的老园子里,哪些地方有琼花?它需要安静,并涵养一园子水汽。

一朵花,与人的缘分或深或浅,或者说它认识你,你却不认识它。琼花应该是一种古花,它与萱草、辛夷、野薇……一样,是在古代曾经灿烂的花。

古花依旧风姿绰约吗?它的色泽、花形、香味,依然如故?其实,我的“识琼记”,识的是现代版本的琼花,它的外形与琼花极相似。

其实,仔细推敲“聚八仙”,是一个形象的命名。一簇淡黄色花蕊为中心,四周不多不少,正好绽开着八朵花,形成一朵大花。你不得不佩服造物是这样的有序和默契,每一朵小花在它自己的位置上,光华四射,这样就完成一朵花的生命。花大如盘,叶柔而莹泽,在浅夏延续着一个生动的美丽。

这个世界,有许多东西我不识,也有许多东西很相似,认识它要有一个渐渐的过程,就像这古花。

识得琼花这么慢。

## 贵阳诗词·本土优秀诗词作品选

### 编诗有感

偶来溪畔坐,花映古人诗。  
遥想当年意,安同此日知。  
淡梁无斧正,涓水有钩迟。  
智者犹难遇,况于衰法时。  
张忠杰(花溪)

### 深秋

浩渺烟云一望间,无边秋色几时还。  
韶光且与金风落,已看红尘千万山。  
何伟(清镇)

### 游园

胜日山园漫走来,好风著意绕秋台。  
斜栏牵绿深池满,照壁围花楚楚开。  
王钦(乌当)

### 访杜甫草堂

依旧西风吹复东,忧心千载恐犹同。  
人间已种楼千万,多少寒门居此中?  
宋波(开阳)

### 高坡秋歌

秋来兴致往攀登,汗洒岩扉向宇穹。

柳隐野烟逸牧笛,画田金色穗花凝。  
刘黎明(白云)

### 小雪

寒来小雪罩苍松,渐去残秋凛北风。  
蓑笠堤塘垂钓冷,黄菊浸酒暖睡翁。  
袁久森(云岩)

### 小池

鸟宿池边奏五音,亭栏倒影共长吟。  
临风笑对悠悠水,欲照凡尘万古心。  
祁大海(百花湖)

### 癸卯岁十月初九漫题

初上高楼第四层,由衷感慨读书声。  
古人总怨知音少,不谗寒山亦解情。  
李玉真(清镇)

### 化屋基观景

山劈两岸见河开,万里江天一线排。  
虎啸龙吟鲲鹏展,无边气象入楼台。  
龙平(清镇)

### 秋月垂钩

雨后微风柳岸长,秋来月挂蛩鸣香。

轻舟拍岸三更半,蓑下渔夫鲤鲤忙。  
钟显武(百花湖)

### 送别

此去光阴未可活,漂泊仍似草一株。  
天为房主人房客,好在须领付月租。  
汪常(云岩)

### 山村

几亩村乡入夜寒,遥遥冷月出深山。  
人前兴许无多问,事后终须少尽言。  
僻地久居应寂静,露生衾絮是清欢。  
偶飞青鸟高杨落,似与痴人话一盘。  
杨茂(清镇)

### 秋寒吟

长仰虚空高树寒,云飞风啸各悲欢。  
碧湖潜月花同艳,野渡横舟我自安。  
未恨人间千处障,应知世路万分宽。  
纵然心海秋多变,天地茫茫静望渊。  
张世莲(白云)

### 别家

听歌音量似江涛,窗外青山路又遥。  
云里朝阳时隐没,年来足迹在奔涛。  
独将好景收心底,未有欢娱上眼梢。

进站更觉凉意起,几回风过倍萧条。  
余欢(南明)

### 隐者

山人只合山间老,茅舍篱墙翠竹簷。  
懒向樊笼争利禄,喜随霞霭理柴扉。  
鸡鸣东岭扶犁去,日落西山荷犊归。  
侣洞友松听鸟语,梅妻鹤子看云飞。  
曾晓鹰(南明)

### 八六初度抒怀

韶华八六度辰度,如梦人生可唱酬。  
另类龚官画文守,经师学海泛舟游。  
修文拙笔三才叙,慕史传薪七诤讴。  
留得诗心光岁月,长歌五柳寄乡愁。  
谭佛佑(乌当)

### 点绛唇·立冬

昨夜生寒,异乡风味无从见。老街寻遍,人道天早晚。  
数里行车,复至新城馆。门未掩,玉团香透,递了多年愿。  
庞仕蓉(云岩)

### 南乡子·何事总悲秋

何事总悲秋?为展双眸上小楼。

雾重难寻山外影,田畴,野水一湾静  
静流。  
过往莫回头,老去休言壮岁牛。  
顾盼廊房灯火冷,无由,久困庭园似楚囚。  
萧潇(花溪)

### 卜算子·与秋告白

转眼又深秋,思赏秋光去。瘦水云山草木黄,个个添秋趣。  
步履更相轻,只怕劳心许。每被秋情动心潮,欲想秋来护。  
刘蓉(清镇)

### 采桑子·乌江感怀

幽崖碧水红窗外,千古江天。一脉相连,望断群峰落日边。  
秋云秋水归何处,天上人间。此去经年,应是江湖万缕烟。  
杨文(息烽)

### 浣溪沙·梨木寨

云树苍苍曲水环,竹修松茂好听弦,钓鱼人坐画中间。  
食佐青山归客醉,居留白鹭谱词

鲜,得清闲处自清闲。  
李华(清镇)

### 鹧鸪天·咏菊

老大逢秋不感伤,开轩犹种菊花忙。  
嫣姿洒脱浓如血,素雅超然淡似霜。  
熏野草,冠群芳。此花开后百花藏。  
菊花本带君颜色,自是花中第一样。  
张江烈(开阳)

### 浪淘沙·乡情

栏外水波平。船荡风轻。游人无意画中行。湖岸青山遥望远,勾起乡情。  
羁鸟动秋声。欲去还迎。幽幽几度梦归程。仁立窗前心不静,月色尤明。  
陈全德(云岩)

### 西江月·五十五年山路

五十五年山路,三千鬓发迷途。平常只手作银梳,乱了当时去处。  
年少也曾逐梦,闲来也喜翻书。眉间眼底写江湖,字里几回寒露。  
钟代木(百花湖)